

在大公報「織」網

王偉

二〇〇四年四月六日，我踏進了灣仔軒尼詩道三四二號的大公報館大門。那一刻，我有些興奮，一則因為自己在睽違多年之後，又能重返鍾愛的報紙工作崗位；二則慶幸自己再度投入一家名報的懷抱，得以親炙前輩的遺澤。

不曾想，報社安排我主持大公網編務。

當時的大公網，主要的內容，就是把報紙搬到網上，再根據中文通訊社的消息，滾動編發幾十條即時新聞。開張雖已有些年份，但人員不過十人，其中能上手做內容的還不到七八條槍，大部分人又在深圳上班，多是新招的大學畢業生。而一向以傳統報紙為正統的我，對網絡新聞還有點排斥。報社的調遣，讓我感到理想與現實的距離。

我在國華大廈十四樓那間逼仄的辦公室，見到了先我一年來港，當報社副總經理兼大公網總裁的烏寶貴。烏總以北方人特有的熱情，歡迎我的到來。因為前任大公網總編輯陳杰文（有報社才子之稱，寫得一手好字，香港「中央圖書館」那幾個字，就是他題寫的）到特區政府高就，烏總一肩挑行政與編務兩擔，每天也直接動手整理頁面、編發新聞，幹得不亦樂乎。他向我介紹大公網的詳情，談報社對網站發展的厚望，談我們擁有的優勢。我得知，一個小小的大公網，正以網絡無遠弗屆的能量，擴展着大公報在全球的天地，特別是立足香港、面向全球而又能無障礙地快捷進入內地的優勢，使它在報道新聞、傳播觀點、影響輿論和延續百年大公文脈等方面，發揮特殊的作用。

我感受到了正待擴張的大公網，

在報社傳承和發展中的地位，領略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。很快，我就和性情耿介、學電子工程卻又雅好文學、有較深古詩文底子的烏寶貴一起，全身心投入到大公網的壯大發展之中。

我做過多年的報紙版面編輯，編稿、改稿、做標題，已經成了我的愛好，即便承擔組織指揮的工作，仍喜歡親力親為，以直接動手幹活為樂事。於是攬下了整理首頁新聞的任務。每天一早起來，就坐在電腦前，一通忙乎，從已經上傳的當天報紙新聞中擇選重要的、吸引人的，重新製作一行精要概括的標題，編好言簡意賅而又能引發閱讀興趣的提要，再從頁面整體美觀、重點突出的角度，做一番審視和調整。沒過多久，我和烏總就把這些有專業追求的編輯手法，變成一套操作規範，使全體編輯人員掌握。

滾動新聞 初具雛形

那時，大公網的小，表現在它的主體仍是報紙內容的網絡版，自編即時新聞數量很少，而且每天有效發布時間只有不到十小時，下午五時下班以後，若無重大事件，一般就沒有即時發布了。顯然，這還不能符合網絡新聞的要求。我和烏總商量，首先要延長即時新聞的發布時間。我們在深圳增招了兩名小編，以應輪值之需。隨即，將即時發布的時間延長至晚七點，很快又延長到晚十點。至於夜半到凌晨的這段空窗期，就常常由我和烏總，不分業中業餘，遇有重要消息，在家裏就選編稿件上傳，由此，使得網站具備了滾動發布新聞的基本樣貌。

我也在想，有容乃大，大公網要

由小變大，內容需要突破報紙和通訊社電訊稿的範圍。而且，也要用核心部分在香港，能夠縱覽中外各路新聞的獨特優勢，加力吸引渴望了解多元新聞的內地受眾（當時大公網的點擊率，超過半數來自內地）。因此，大公網編發新聞的視界從電訊稿擴展到方方面面，特別是有萬眾矚目的重大事件和突發事件時，看電視直播、請內地駐站記者報料、直接電話採訪等等，各種手段都用上，想方設法編發滾動、即時新聞。

那些年，網絡移動傳播尚在孕育中，我們仍能找到大有作為的機會。比如台灣地區選舉，國民黨、民進黨的勝負，大陸人民也特別關心。我們看着電視直播，一個白天滾動編發二十多條消息，及時報道得票情況，膠着或者拉開差距，等等。比如馬尼拉人質事件，我們也是從電視直播中，頻頻編發事態演進的消息。在準備充分時，這些報道已接近於文字直播。我們也從親歷者的角度，努力編發一些即時新聞。韓國農民趁國際會議舉行之際到香港抗議，夜晚在報社門前的軒尼詩道上擊鼓進軍，我在樓上憑窗俯瞰，馬上編發一條滾動新聞。未幾，一位同事從會展中心警察驅散示威韓農現場歸來，講述親嘗催淚彈的經歷，我轉手就敲出幾行文字發在網上新聞裏。

在網站規模小、人員少，技術支撐條件較差的情況，我們在盡力擴大即時發布的基礎上，居然還做成了一次大型活動的多場文字直播。那是二〇〇六年初夏，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在杭州、舟山舉行。大公報是論壇的全程宣傳支持單位，對大公網則提出做直播的要求。我們勉為其難受領任

務，在毫無經驗和參照的情況下，自編了直播程序，幾經調試基本可用。我帶着兩名並無採訪經歷、主要負責攝影攝像和傳輸的員工赴杭州，一落地就投入工作，既即時發布各種圖文報道，又事先準備好文字直播的各種資料，在論壇開幕式、閉幕式現場根據進程精準上傳相應文字內容、配發現場圖片，經後方烏總等的有力保障，順利完成了報道和直播任務。我們報道和直播水平，甚至超過了有裝備和技術支撐，並且組成二十多人專業團隊到現場的其他網站。

我們努力突破各種條件的限制，運用網絡傳播優勢報道新聞的努力，受到了同行的關注和受眾的歡迎。大公報社長到訪內地，聽人們說：現在我們看境外新聞，除了鳳凰網，就是大公網了。我們借着百年大公的名聲，靠着精編新聞、快捷發布，讓大公網聲譽漸起。我至今還依稀記得一連串年終統計數據：二〇〇四年，大公網日均點擊率（當時我們很少統計頁面瀏覽量）為二百七十七萬，二〇〇五年為三百六十萬，二〇〇六年為六百萬，二〇〇七年則達一千萬，二〇〇八年約一千三百萬，之後又攀升到一千八百萬。

創設頻道 增加黏性

在努力做強新聞的同時，大公網還創設了多個頻道，以增強吸引力和黏性。比如，我們覺得大公報的百年積澱，是一座豐富的寶庫。正好那時百年間的報紙版面全部掃描入庫實現電子化，又有一百一十周年報慶的系列電視片等資料，我們就以以此為基礎，開設了「百年大公」頻道。我們還與深圳的科技公司合作，引進一項

基於爬蟲技術的搜索程序，可供用戶在網上下載，通過設定關鍵字，及時獲得與已相關或自己最關心的新聞推送，因此豐富網站的服務功能。

我常常帶着一絲欣慰回想：那些年大公網的追求，是適應互聯網時代新聞傳播的潮流的，也可以說，體現着大公報永不停歇的發展步伐。當然，我們也曾遭遇一些波折，這多少也是因為我們的追求超出了實際的可能。二〇〇六年九月初，大公網及時編發了多條上海社保案的新聞，其來源基本上是內地公開報道的，但經過我們的精心組合，可讀性倍增。結果，網站連續三天在早上被點爆，因為報社服務器的帶寬太小，承受不住讀者蜂擁而至。

後來，我因工作調整，也漸漸淡出網站的工作了。
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，已返回上海近六年的我，出差香港，有幸重返報社。我走進了田灣的大公文匯集團大樓，看到了擁有整個層面，氣派、現代，設備齊全、工位眾多的全媒體中心，也看到了多位轉崗辦網的大公報老同事。我的那份激動，很有些特別。我在微信中說：想着自己也曾做過大公的網站，算是新媒體的「先驅」，當年獲得的東西，大概總有些積澱在其中吧！

二〇〇四年四月至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在大公報工作，曾任報社副總編輯兼大公網總編輯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復得返自然

六月十一日晚，由屯門出發，前往沙田大會堂觀賞香港城市室樂團（CCOHC）大型原創音樂劇《野地之聲》（Wild）。路過新界青山公路旁一處街角公園，竟撞見一頭野豬旁若無人在花叢間漫步。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路人與動物相隔咫尺，卻互不打擾，共享安寧。即便生活在繁華都市，也能遇見人與動物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瞬間，着實感恩。

進入劇場，宛若步入野生叢林。音樂家、歌者和舞者，不再如平日那般身着洋裝禮服、優雅翩翩，而是紛紛化身叢林百獸，或歌、或奏、或跳，與觀眾分享自然之趣。因為疫情許久難以出遊的觀眾，尤其是台下的小朋友們，見到台上裝扮成獅子、長頸鹿和犀牛的藝術家們，驚喜興奮，台上台下互動熱烈。九十分鐘的演出，宛若再造一處「異托邦」，讓人暫且拋下煩惱，一同步入叢林深處，探險揭秘，其樂陶陶。

印象中，上次在港欣賞音樂劇，還是二〇二〇年香港舞蹈團與演戲家族聯合製作的原創粵語音樂劇《一水南天》。疫情前，不時有演藝公司邀請美國百老匯劇團來港，演出《貓》和《歌劇魅影》等世界知名劇碼；疫情下，跨地域出行不便，外來劇團難有機會訪



音樂劇《野地之聲》劇照。香港城市室樂團供圖。

港，倒也為本地藝團探索音樂劇帶來某種契機。不過，音樂劇雖說老少皆宜、受眾廣闊，製作上卻不乏難度，不論對於編劇、作曲抑或演員，都是挑戰。旋律要好聽耐聽，故事要通俗且不乏趣味，更重要的是演員（不論是樂手、歌者或舞者）皆需身兼數職，如此，才能共同呈現整晚的熱烈與浪漫。

依當晚所見，《野地之聲》的劇情推展，的確頗能觸動人心。叢林中的野獸，原本自在無憂，卻被忽然闖入的兩位盜獵者打亂了生活節奏。盜獵者貪心，企圖將這些各有音樂天賦的野獸們捕獲，送去城裏表演賺錢。在盜獵者與野獸鬥智鬥勇的過程中，台下觀眾尤其是青少年的環保意識也被喚醒，也引人反思名利與自由如何取舍等形而上之問。這看似是親子家庭共賞的音樂劇，其實不僅小孩子開心，家長也想必能得到啟發。

返程路上，我又想起公園裏那隻野豬。去年頗受到關注的新聞是有些野豬因闖入社區傷人而遭到人道毀滅，不少動物保護組織呼籲政府與公眾一同推動社區內人與動物共存，包括禁止餵飼野生動物、改善城市設計等。但願《野地之聲》中的美好與和諧，也能發生在你我身處的日常之中。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在倫敦皇家園林邱園（Kew Gardens），有幾棵與眾不同的樹，每逢花季來臨，枝頭上白色花瓣便在綠葉中隨風擺動，遠遠望去彷彿是一群展翅的白鴿，這就是有「植物界大熊貓」之稱的鴿子樹，它的故鄉在遙遠的中國。

說起鴿子樹為何落戶英國，背後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。一百多年前，英國人亨特，威爾遜受邱園的派遣，專程前往中國尋找一種名叫珙桐的野生樹木，那是二、三萬年前冰川時期地球上倖存的植物之一，和大熊貓一樣，是中國獨有的珍稀物種，也是西方植物界夢寐以求的「東方活化石」。

英國學者羅伊·布里格斯在《中國威爾遜》一書中提到，威爾遜抵達中國後，根據前人的記載深入西部叢山峻嶺，輾轉多個省份，卻始終找不到珙桐的蹤影，正當他準備放棄之際，在湖北長陽的一處叢林中，遠遠便看到一棵奇特的樹木，樹上好像無數隻白鴿在翩翩起舞，這不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珙桐嗎？一九〇三年，威爾遜將珙桐引種到邱園，深受當地人喜愛，人們親切地稱它為「中國鴿子樹」，如今該樹已成為英國乃至歐洲的重要觀賞樹木。

實際上，威爾遜在西方植物界擁有顯赫的地位，在今天世界已知植物名錄中，有二百多種植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，而這一切要歸功於他二十世紀初的四次中國之行，在十一年間他於西部地區採集了數千種植物，包括中國杜鵑、迎春花、小葉薔薇等知名觀賞花。例如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阿諾德樹木園中，有許多丁香花品種就是他從中國引種的，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，被稱作「紫丁香星期天」。另外，他在湖北還發現了中華獼猴桃，外國人把這種毛茸茸的果子叫「威爾遜中國醋栗」，後來被帶到新西蘭，成為今天商業化種植的著名水果奇異果（kiwifruit）。

對於在中國的驚奇發現，威爾遜在他所著的《中國——園林之母》書中寫道：「在四川康定發現一種華麗的花，開着巨大球形的、向內彎曲的亮黃色花朵，在山坡上盛開，綿延好幾英里，千朵萬朵無與

植物獵人



珙桐又稱「中國鴿子樹」，是植物界著名的「活化石」。花開時，似鴿子展翅欲飛。資料圖片

倫比，呈現一片宏偉的景觀，相信再也找不到如此奢華的地方了！」他的感嘆恐怕還來自於採集植物帶給他的名利雙收，當他第一次來到中國西部時，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園丁，而四次中國之行後，他已聲名顯赫，並且獲得邱園支付的高達數百英鎊的總酬金，是當時英國一個中等家庭二十年的收入。

威爾遜的功成名就，也離不開十九世紀園藝在英國的盛行，欣賞從遠東異鄉帶回來的奇花異草，成為上流社會的時尚。但一百多年前，整個英倫三島所有植物總數只有區區的一千五百種，本國植物的稀缺，對域外植物的渴望，催生了不少和威爾遜一樣專門在世界各地採集花木的人，他們被統稱為「植物獵人」（plant hunter），但毫無疑問植被豐富的中國成了主要採集地，僅邱園裏引種自中國的植物就超過五千種，威爾遜稱中國是「園林之母」並不為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由於大量中國植物在十九世紀已經引入西方園林，因此人們認為未知的植物品種不會太多了，但威爾遜的發現燃起了西方園藝界對中國植物資源的濃厚興趣，中國西南的廣袤深山峽谷無疑是一處遠未開發的神秘寶藏，成為大批植物獵人的目標。

比如來自蘇格蘭的喬治·福里斯特，受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派遣，先後六次前往中國西南收集珍奇植物，他以雲南騰沖為基地對周邊山區的植物進行了系統調查和採集，為方便工作他學習漢語，甚至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叫傅禮士。多年來他共

將三萬多件植物樣本帶回英國，其中包括一九三一年他發現的世界上最大品種：大樹杜鵑，當時他讓人砍下一株高達二十七米的大樹杜鵑，並將三米多高的橫截面寄回愛丁堡皇家植物園，該植物標本現存放於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。大樹杜鵑極為稀少，中國植物學家在半个世紀之後才重新發現大樹杜鵑的群落。

這也引發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：趁當時中國處於戰亂，打着科學的名義擅自運走甚至破壞珍貴植物，他們究竟是「植物獵人」還是「採花大盜」？就像另一個替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工作的蘇格蘭人福鈞，在英國殖民機構東印度公司資助下，多次前往中國西南採集茶樹並成功在印度北部山地種植，而且還偷走了茶葉製作的工藝，他的行為與強盜無異。

邱園從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質疑，其作為大英帝國在世界各地植物園的神經中樞，曾積極協調在殖民地種植被「植物獵人」發現的新作物。例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，原產南美洲的金雞納樹被移植到印度，摧毀了南美洲人從樹皮中提煉抗瘧疾藥物奎寧的產業。在七十年代，巴西橡膠樹種子被偷運到馬來西亞並種植成功，對巴西橡膠業也是一場災難。

客觀講「植物獵人」對人類發現和認識自然界，帶動全球植物大遷徙存在正面意義，但收集植物過程中巧取豪奪的性質，以及在對待原產地物種上的種族主義態度，均需檢討和反思，這樣才能像邱園之前發表的《變革宣言》所說，要真誠對園內龐大收藏「去殖民化」。